宋元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晦翁學案下

晦翁文集

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于書不越于記誦訓詁文辭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　福州州學經史

閒記

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于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閒無適而非是也君子于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閒而無一息之不存矣 存齋記

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于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復之 答程次卿

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答陳才卿

如釋氏擎拳竪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謂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于自私爾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答張敬夫

鄒子又謂心者性之郛廓乃爲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粗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爾所謂察識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爾答姜叔權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如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爲爲政耶答江德功

文字雖不可廢惟涵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做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梓材謹案主一所纂此下一條移入東萊學案

須知必有事焉只此一句便合見天理流行活潑潑地方要于此著意尋討便窒礙了如說先難只此二字已見得爲仁工夫然于此處才有計較便夾雜了故才說上句便說下句以急救之

來書亦于智力二字畢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義賓中之主鐵中之金若苦向這裏覓道理便落在五霸假之以下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源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似此拖泥帶水也熹常語此間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淆訛在甚麼處

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

示諭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于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曰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不然特老兄未之察爾所謂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爾但其用功卻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卻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

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爾蓬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以上答呂子約

百家謹案此內外之辯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爾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答方賓王

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為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閒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猶是本根所在不

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爲判然二物也答余正叔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卻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有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答吳伯豐

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答潘子善

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爾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邪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

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邪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邪且乾坤造化如大洪鑪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

則可以無媿而死爾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可合也

詳來諭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眞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像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于學問踐履零星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爾此其意

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纔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元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閒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于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

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而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源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爾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爾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于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

平爾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予奪之權皆不在己于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于此乎　以上答廖子晦

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某自覺雖于義理上不敢亂說却于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爾　答項平父

人之所以嬾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嬾惰時節耶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眞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在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

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閒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

論則在我者未免覷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理自不曾端的故不能眞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 以上答劉季章

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在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元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

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卻人欲便是天

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于人欲汩没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卻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以上答吳斗南

百家謹案此答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別之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胸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

然卻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才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卻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于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閒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與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或人

雖至于堯舜孔子之德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 答許順之

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 答林德久

梓材謹案此下答嚴時亨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

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道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根本而聽其枝葉之自茂邪　答呂伯恭問胡子知言疑義

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省發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閒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閒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用閒察知之

百家謹案勿忘勿助原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乃是自然之事無容造作者

或問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足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不可之機已判然于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事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以上答何叔京

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

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恐須反復硏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于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于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于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爲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億料鈞石分寸未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謬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眞矣此躐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于爲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灑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言至矣答江

彥謀

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爾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答甘吉甫

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爾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

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閒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卻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

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子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是無性若有此物卽如來諭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爲枯槁無性也 答徐子融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色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有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爾若如所謂絕無生氣便無生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

可乎　答余方叔

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是生字便帶卻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卻是就人心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性之始終一于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只有善也若如所云則謂性之終為有惡可乎性之發用非情而何情之初則可謂有善而無惡爾　以上答王子合

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所

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已發未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　答胡伯逢

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并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爲甚易而實是也

釋氏只是恍惚之閒見得些心性影子亦卻不曾子細見得眞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卽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眞爾　以上答胡季隨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于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于物而然爾故先聖只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爲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卻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

答游誠之

梓材謹案此下有答嚴時亨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下不容說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

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

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工夫不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答陳膚仲

所論才說存養即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是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爾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答孫敬甫

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則于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物始得不可混并說也答李晦叔

百家謹案性即氣之有條理者是非別是一物也

至于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畧而論之

[illegible]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illegible]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爾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辟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答朱深之

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爾識得此心卽更掀翻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眞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卻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卻一點使不著也答陳同甫

白鹿洞書院敎條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　行篤敬　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敎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敎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言之所棄則

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附錄

先生之父韋齋建炎閒爲南劍州尤溪尉罷官待調遷寓于隔溪鄭氏之書室于庚戌九月十五日生先生後人因名所近之山曰毓秀峯

先生幼有異稟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即了其大義書八字于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閒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韋齋曰日何所附曰附于天又問天何所附韋齋異之

韋齋疾以家事屬劉子羽而訣于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且俾先生父事之白水以女女焉不數年二劉俱沒獨

事籍溪最久

孝宗卽位應詔上封事首論聖學次論金人有不共之讎萬無可和之理卽參以利害亦有百害而無一利次年趣召命又極言之

乾道四年建州饑先生請于府貸粟散給民多免死社倉之法始此

淳熙二年呂東萊自東陽來訪先生留止寒泉精舍月餘商訂近思錄餞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辯其所聞

六年知南康軍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祀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復白鹿洞書院

十三年入對上封事次年戊申又上封事

紹熙元年知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

光宗之立也趙忠定求能通信于長信宮者未有其人或言韓侂胄于太皇后爲親屬遣入白不許侂胄出遇內侍關禮于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涕泣因請太皇許之命呼侂胄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中用事先生惕然爲憂因疏寓其意且進對面陳之又數戒忠定勿使預政而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胄大怒陰使其黨謀去先生乃于禁中爲優戲以熒惑上聽及先生再申前疏而御批與祠先生去國矣

慶元元年侂胄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且創僞學之名以斥

善類先生草疏萬言極諫奸邪蔽主之禍白宰相之冤諸生力
諫迯竄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稾更號遯翁朝廷時治
黨人方急趙相死于道

先生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閒歷事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
立朝纔四十日

初居崇安五夫築書院于武夷之五曲榜曰紫陽識鄉關也後
築室建陽蘆峯之巔曰雲谷其草堂曰晦庵自號雲谷老人亦
曰晦庵或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滄洲號滄洲病叟最後曰
遯翁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答曰在世閒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
事無道理

張南軒與先生書曰所與廣仲書言語未免有少和平處從其甫詳問日用間事使人歎服處固多但其間于氣質偏處似未能盡變乎舊蓋自他人謂爲豪氣底事自學者論之亦是爭氣病痛元晦要學顏子卻不于此等偏處下自克之功豈不害事願于平時以爲細故者作九病醫療異時相見當觀變化氣質之功 以下補

又曰聞兄行社倉一鄉之人賴焉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曰王介甫獨有散青苗一事是爾奮然欲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是則過矣王介甫竊周官泉府之說强貸而規取其利逆天下之公理而必欲其說之行前輩辯之甚悉其與元晦今日社倉之意義則相與固亦曉然元晦初豈有取于介甫特因

或者之言有所激故矜介甫而是之不自知其偏譬之執權以稱物之輕重初未至于偏也或指而告之曰此爲重執權者主其說曰吾猶覺此之輕也乎是復就所指之處增之使重而其偏始甚此雖爲一事然因人之激而至于偏則懼其有害爾

又曰又慮元晦學行爲人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時只是箴規他人見他人不是處多己是處多他人亦憚元晦難有所疑不敢以請諛言多而拂論少所偏不加省察則異日流弊恐不可免

又曰所與其甫書似乎逆億而少含宏感悟之意殆有忿髮衝冠之象理之所在平氣而出之可也

又曰或問所條晰誠恐前輩說中偏處有誤後學不可不辯但

一二辨晰恐未能盡又似太費力只舉其大者與其條目使人推尋之如何

又曰或問書未須出極力辯說恐使輕易趨薄

又曰編通鑑綱目極善以鄙見每事更采舊史尤佳恐通鑑亦有所闕遺

又曰聞刊小書版以自助想是用度大段逼迫今日此道孤立信向者鮮若刊此文字取其贏以自助竊恐聞者別生思維爲無靈驗爲貧之故寧別作小生事不妨此事殊于心未穩

又曰太極圖解後面不必辯論如此之多只于綱領處拈出可也不然卻只是騁辯求勝轉將精當處混汨

又曰得伯恭書云見猶有傷急不容耐處某又恐伯恭卻有大

容耐處吾曹氣質之偏乘間發見誠難消化想兄存養有道也
陸子壽兄弟如何肯相聽否
又曰山中諸詩其間猶時有未和平之語此非是語病正恐氣
稟發處所偏尚微有存幸深察之
又與呂伯恭書曰濂溪自得處誠渾全元晦持其說句句而論
字字而解未免流于牽強亦非濂溪本意也
又曰元晦議論商確間終是有意思過處
又答胡季隨書曰秦漢以來學道不明士之見于事業者固多
可憾然其間豈無嘉言善行與一事之得者要當以致遠自期
而于人則一善之不廢元晦名臣言行錄編得未精細
呂東萊與先生書曰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說思之

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諭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象若立敵
校勝負者頗似未宏如注中東坡字改爲蘇軾不知以諸公例
書名而施正之邪或者因辯論有所激而加峻邪出于前說固
無害出于後說則因激增怒于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
又曰比聞五夫务近料理補助已有端緒不知其詳如何頗聞
豪右閒有旅拒者或不免封倉送郡之類此于時位頗似侵過
恐更須于意必兩字上點檢伊川莊上散藥謂只做得此等事
此意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于時
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莫若擇其可告語者至誠勸率之其不
可告語者容養而使之自發足矣就上增添便成意必自棄知
根所當加澄治之功也

又曰或者傳著述探索過苦要須放令閒暇從容爲善

又與陳同甫書曰朱元晦英邁剛明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

陸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爾

陳龍川復先生書曰浙間議論自始至末亮並不曉一句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瑣碎皆私意也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祕書之正學也豈好爲異說乎不深察其心則今可止矣比見陳一之國錄（梓材案陳一之當是陳益之止齋從弟也）說張體仁太博爲門下士每讀亮與門下書則怒髮衝冠以爲異說每見亮來則以爲異人輒舍去不與共坐由此言之未能免罪于流俗而得罪于門下士亦多矣

不止則楚人又將鉗我于市進退維谷可以一笑

又跋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曰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于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世亦以是推之其精深紆餘于物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于陰陽卜筮書畫技術及凡世間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浼我者新安朱元晦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入于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趣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其不得見于世則聖賢之命脈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抱大不滿于秦漢以來諸君子然而于陰陽卜筮書畫技術皆存而信之豈悅物而不留于物者固若此乎予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刮剔而後聖賢之心事可盡白也

祖望謹案同甫譏朱子多不中肯獨此篇則朱子難以自解

又志錢叔因曰朱元晦齒牙所至噓枯吹生天下學士大夫往往繫其意之所向背雖心誠不樂而亦陽相應和若子非不願附而第其品級不能高也子亦自咎其有所不講而未敢怨陸復齋與趙景明書曰元晦論語集解已脫稿此書必傳于世若詩集傳中庸大學章句則殊有未安恐終不能傳遠

祖望謹案論朱子學庸章句詩傳一條黃氏蓋亦非之而愚以爲其說不爲無見

沈叔晦曰晦翁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

舒廣平答袁恭安曰晦翁當世人傑地步非吾儕所及其有不

合者姑置之向在新安未嘗與諸友及此後有發者能自知之後生未聞道吾儕之論一出便生輕薄心未能成人反以誤人

葉水心序陰陽精義曰朱公元晦聽蔡季通孫卜藏穴門人裹糗行紼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以上補

黃勉齋狀其行曰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于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于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于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

可易然充其知而見于行者未嘗不反之于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相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于偏見不急于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于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于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于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于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于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于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于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于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閒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

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于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于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宏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

幅巾方履拜于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于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禮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于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于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

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斯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于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于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于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于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遺矣至于一字未安一辭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于書則

與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
決不類傳注之穿鑿于禮則病王安石廢儀禮而傳記獨存
于樂則悯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
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
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溫公編年之書綱以春秋
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
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聖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
言大義鬱而不彰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于世太極先
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
賢藴奧不至于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深淺所見有
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于異

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于空無下者溺于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于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

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于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于讀書也又必使之循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于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至于荒裔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

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于人者深也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辯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

劉剛中問黃直卿曰先生學有淵源蔡弟子皆知之矣比以古昔聖賢未識到得何人地位直卿曰自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然則先生之學其踵孔顏乎直卿曰然

剟中退見李方子問曰先生作綱目意于涑水通鑑殆法春秋以立綱法傳文以著目與方子曰宏綱細目實本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所以規制盡善前此未有也

謝山書朱子綱目後曰黃榦嘗謂綱目僅能成編朱子每以未及修補爲恨李方子亦有晚歲思加更定以歸詳密之語然則綱目原未成之書其同門賀善爭之以爲綱目之成朱子甫踰四十而後修書尚九種非未成者又力言朱子手著但觀朱子與趙師淵書則是書全出訥齋本之朱子者不過凡例一通餘未嘗有所筆削是左證也著述之難卽大儒不能無餘論雷同附和之徒遂以爲春秋後第一書可謂耳食苟或能成朱子之志重爲討論不可謂

非功臣也但必爲蚍蜉所大駭爾

李季札曰先生遊鍾山書院見書籍中有釋氏書因而揭看先君問其中有所得否曰幸然無所得吾儒廣大精微本末備具不必他求

陳北溪序竹林精舍錄曰先生寢疾某每入臥內聽教諄諄警策無非直指病痛所在以爲所欠者下學惟當專致其下學之功而已致知必一一平實循序而進而無一物之不格力行必一一平實循序而進而無一事之不周如顏子之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如曾子之所以爲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以爲一其所以痛切直截之意比之向日從容和樂之論又不同以下補

又答李貫之曰先生平日教人尊德性道問學固不偏廢而著

力處卻多在道問學上江西一派只是厭煩就簡偏于尊德性上去先生力爲之挽乃確然自立一家門戶而不肯回

又答陳伯澡曰晦翁論語孟子集註及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時時修改至屬纊而後絕筆最爲精密如論語或問著之丁酉年已高矣然後來置之不修未得爲成書今細觀之時覺有枯燥處亦多有不穩處亦時有失之太甚處比之大學中庸或問大不同若以參訂集註之所未詳則可矣未可全案之以爲定論

又答蘇德甫曰文公表出近思錄及四子以爲初學入道之門使人識聖門蹊逕于此融會貫通以作權度去讀天下羣書究人生萬事非謂天下道理皆叢萃該備于此可以向此取足便安然兀坐持循把守以爲聖賢事業盡在此無復他求便可運

用施爲無往而不通是大不然也程子曰須大其心使開闊如只孤孤單單窄窄狹狹去看道理左動右礙前觸後窒更無長進之望矣

祖望謹案此段甚佳然愚謂四子之書道理自無不該備特博觀事變誠有不可以此自畫者前此大儒如尹和靖持守甚固卻是不教人讀書得此說可以捄其流弊

又答郭子從曰伺書先師只解得三篇蔡仲默林子武皆有書解間皆各自爲一家昨見子武中庸解以書相參爲說中間分章有改易文公舊處又見蔡伯靜易解訓詁依本義而逐字分晰又太細碎及大義則與本義不同多涉元妙不脫莊列之習直卿去年南康講乾三坤二爻義似舉子時文態大義殊不出

則眞見之粹然者最爲難也

劉漫堂回湯德遠書曰朱氏書年來盛行立要津者多自謂嘗登先生之門而趣向舛錯使人太息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晦翁講筵劄子貼黃引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愚明柔強節注謂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果于自棄爲不仁某因此言惜陰愛日義理愈探索而愈無窮歲月逾邁令人慨然以懼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觀朱文公答項平甫書尊德性道問學之說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

黃東發日鈔曰六經之文皆道秦漢以後之文鮮復關于道甚者害道韓文公始復古文而猶未必盡純于道我朝諸儒始明

古道而又未嘗盡發于文晦庵先生表章四書開示後學復作易本義作詩傳而授作書傳分授作禮經疏義且謂春秋本魯史舊文于是明聖人正大本心以破後世穿鑿凡例謂周禮周公未必盡行于是教學者非所宜先于身事一句無預提挈綱維疏別緩急無一不使復還古初六經之道賴之而昭昭乎如揭中天之日月其爲文也孰大于是宜不必復以文集爲矣然其天才卓絕學力閎肆落筆成章殆于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其窮詰邪說之隱遁則神搜霆擊其感慨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遊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究而言之皆此道之流行猶化工之妙造也以上補

熊勿軒考亭書院記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

運升降之會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統羲軒邈矣陶唐氏迄今七六十二甲辰孟氏歷敘道統之傳爲帝爲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于冀也湯伊尹之于亳也文武周公之于岐豐也自是以下爲霸爲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無以藉口于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于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近聖人之居而尚論其世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矣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毋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于世運故于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爲郡

判官始克修復邑令古澶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謂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盍有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田爲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胄與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爲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廩牓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朱沂充書院山長既歿諸生請以四世孫朱椿襲其職侯白之當路仍增弟子員屬其事于邑簿汪君蒙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敎之不可以無師也謂禾猶逮前聞俾與前貢士魏夢牛分敎大小學蓋有甚欲然者旣又屬禾記其事其將何以爲祠重惟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身心則爲德行措之國家天下則爲事業其體則有健順仁

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及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于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閒居于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蓋其喜怒哀樂之未發遜聞師說于延平李先生者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止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畧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榦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實

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爲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旣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絶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機已失之矣當今治宇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胄學興文教文公四書方爲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一幾乎邵氏觀物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于此推原羲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于天下其不自兹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黄氏簳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爚文忠眞氏德秀蓮安武夷例也我文公體

用之學黃氏其庶幾焉餘皆守公之道不貳其術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于劒之南溪父吏部韋齋先生仕閩也公蘊經世大業屬權奸相繼用事戀戀不得展道學為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歿于考亭後十年庚午疆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之曾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于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于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彰于當代公之身雖詘于當時而公之道卒信于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覃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啟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創義學東平袁君壓適以臬事至閩訪求公後表浚二子林彬于

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韋齋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舊宅懇懇爲語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爲憂既而金華陳君公舉司文吳會爲胄學徵藏書考尋文獻且欲于此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爲屬誠鉅典也而必欲有竢焉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派亟起而迓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于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閩以化爲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有山曰雲谷晦庵在焉亦爲之起廢汪君于山之麓爲門以識之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爲政之先務矣精舍創于紹興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寶慶乙酉邑令莆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淳祐辛亥漕使眉山史侯季温舊構也

書院之更造惟公手創不敢改榱宇門廡煥然一新邑士劉熙寶終始之義學創興宋燮黃樞首帥以聽蕭恭孫㮣善夫趙宗叟盱江李廷玉與有謀爲而厚帑庾完堅葵以迄于成則虞子建劉賓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助田名氏悉書石陰後甲辰三歲大德十一年四月朔日記

晦翁講友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別見玉山學案

趙先生汝靚

趙汝靚忠定公汝愚之從弟也苦節講學餘干有東山書院先生所建以延朱子講學餘干學者祀朱子以先生配（補）

尙書韓南澗先生元吉 別見和靖學案

顯謨潘先生畤 別見元城學案

縣令方先生耒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縣令張先生杰 別見玉山學案

知軍石克齋先生𡼖

石𡼖字子重其先新昌人大父公孺始遷臨海先生自少警悟不羣及長刻意爲學與晦庵朱子交好嘗稱其論仁之體要甚當願與長者各盡力于斯又謂心說甚善但更須收斂造約爲佳以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四縣知南康軍卒年五十有五晦庵

志其墓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閒沒身不懈從生執業就正者多賴以知嚮方陳耆卿修郡乘謂里人自克齋知有洛學車若水亦云克齋石公所謂大人爲己之學深造而自得者也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數十卷文集十卷傳學者參台學源流

附錄

子重問止于至善至善乃極則否朱子答曰不然至善者本也萬善皆于此乎出

縣令何臺溪先生鎬

何鎬字叔京邵武人龜津先生兌之子以父蔭爲安溪主簿與朱子爲友後調善化令未至卒學者稱臺溪先生有易論語說

朱子稱其可傳參周大紀

梓材謹案朱子爲先生墓志云予獲從之遊相好也是先生與朱子爲友之證而或以爲朱子門人誤

晦翁學侶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

項安世字平甫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登淳熙進士除祕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先生上書切諫不報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先生應詔言當省兵及宮掖之費時朱子召至闕未幾予祠先生言朱熹本二千里外一庶官陛下即位未數日召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內批逐之舉朝不知所措願留朱熹使輔聖學不報俄以僞黨罷先生素善吳文定獵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文定起帥荆渚先生起

知鄂州淮漢師潰以文定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先生權宣撫使歷太府卿因私忿殺文定客王度坐免繩以道誼之交先生不能無遺議也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運判未上用臺章奪職龍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等書行于世 參史傳

雲濠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云項平甫來往于朱陸之間然未嘗偏有所師又案謝山學案原底于嶽麓諸儒序錄有項平甫三字後定刊本抹之

附錄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最愛項平甫平齋詩云乳散中函天渾沌浮[illegible]破處玉嶙峋

錄參黃敬齋先生樵仲

黃樵仲字道夫龍溪人御史預之孫號敬齋登淳熙第居家每

旦率子弟衣冠見家廟退則默坐終日飲食衣服不求鮮美居喪三年人未嘗見其有笑容鄉里有爲非者恐先生知之朱文公守漳禮延入學牒云器資渾厚操履端方杜門讀書不交權利鄉閭有議莫不推高若以禮請屈居敎導必能使諸生觀感而化有所興起及講小學文公每稱善初尉永福再調汀州錄參咸有善績自書于屛云俸薄儉亦足官卑清自尊有禮記解小學口義行于世

侍郎陳先生景思

陳景思字思誠弋陽人丞相文正公康伯之孫也用丞相恩補承奉郎仕至朝請大夫直煥章閣遷太府卿兼夏官侍郎先生競朗通達而以門閥自畏問學師友出于嗜欲水心容錢塘不

擇晨暮過從爲僚于徐夜失睡者再三朱文公在建安接續簡無曠時時攻僞日峻士亟足不自保浮薄者以時論相恐喝先生每爲所親正說不忌與文公書具言其無他文公答曰其然其然韓丈于我本無怨惡我于韓丈亦何嫌猜乎所親見之意大折道學不遂廢先生之力爲多 參葉水心集

晦翁同調

宣簡趙先生不息

趙不息南塘之祖也雅敬朱子云某恨見公晚自見公從始至末無一語爲無益以是敬之今觀其行尢合因上疏請用之又乞賜南軒張子謚累官大宗正封崇國公謚宣簡 補

梓材謹案先生名當從宋史宗室傳作不㥑其字仁仲㥑爲憂之古文字當作㥑因㥑而傳寫爲息蓋取仁者不憂

之義嗣濮王宗暉曾孫也紹興二十七年登第然宗室世系表己誤作不息又載長子善廓善臨子汝訓汝諫汝詁汝淡汝鐳汝淡汝鐳即汝談汝譜之譌也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　並為清江學案

文節劉後溪先生光祖　別為邛劉諸儒學案

晦翁家學　楊胡三傳

中散朱先生塾　附子鑑

朱塾字受之文公長子從呂東萊學以蔭官將仕郎早卒贈中散大夫子鑑字子明官奉直大夫湖廣總領　參姓譜

朝奉朱先生埜

朱埜字文之文公次子以蔭補官歷朝奉郎　同上

侍郎朱先生在 附孫湰

朱在字敬之文公季子以恩補承務郎歷官至工部侍郎侍經筵日讀父四書玉音訪問不已因請黜楊雄乞以二程張載從祀帝嘉納之孫湰字深源累官吏部侍郎死節 同上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引葉紹翁日考亭子在趨媚時好遂階法從視其父異矣

朱小翁先生洪範 別見介軒學案

晦翁門人

文節蔡西山先生元定 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 別爲勉齋學案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文憲張主一先生洽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　別爲潛庵學案

輔先生萬　別見潛庵學案

通直陳潛室先生埴　別爲木鐘學案

文修葉西山先生味道　別見木鐘學案

主簿杜南湖先生煜

杜方山先生知仁　並爲南湖學案

隱君蔡節齋先生淵

運幹蔡復齋先生沆　並見西山蔡氏學案

文正蔡九峯先生沈　別爲九峯學案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　別爲北溪學案

陳後之先生易　別見北溪學案

吏部廖槎溪先生德明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州判余先生元一

漕帥趙先生師恕並見勉齋學案

安撫趙先生崇憲

朝散趙節齋先生崇度並見玉山學案

文節趙章泉先生蕃

郡守宋先生之源

特奏劉先生黼

許先生子春並見清江學案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知州趙先生善佐

張錦溪先生巽

學博潘先生友端

胡季隨先生大時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朝奉王定庵先生瀚

縣令王先生洽

侍郎詹先生儀之

尚書李先生大同

周先生介

府判鄒先生補之

黃先生謙

忠簡王渾尺先生介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呂先生喬年 別見東萊學案

教授高先生松 別見止齋學案

傅先生定 別見說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

進士諸葛先生千能

進士周先生艮

包克堂先生揚

包先生約

包先生遜

知軍石先生斗文

侍從石先生宗昭

喩先生仲可 別見象山學案

趙先生師蒧

直閣趙先生師雍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梓材謹案晦翁弟子蔡縈自別見諸學案外百餘人並入滄洲諸儒學案

晦翁私淑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正肅吳先生柔勝 父口

吳柔勝字勝之宣城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知持敬之學淳熙

中進士調都昌簿差嘉興教授御史湯頎劾其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爲趙汝愚收人心且主朱氏之學不可爲師儒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歷國子正以晦庵四書與諸生誦習于是士知趣向後以祕閣修撰奉祠卒謚正肅 參史傳

特奏陳先生纘 附子□孫□

陳纘字德容羅源人淳質有守毅然任道少慕伊洛考亭之學屢試禮部獨以正心誠意爲說俱見黜後對時務擢第廷試復如初始終發明伊洛考亭之旨孝宗擢特奏第一時淳熙八年也子孫世其家學 參道南源委

獻肅柴南溪先生中行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學錄詹流塘先生初 別見勉齋學案

堂長蔡白石先生和 別見北溪學案

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常博李先生大有 別見東萊學案

祕丞謝夢頤先生夢生 別見木鐘學案

廸功陳先生均

陳均字平甫興化人俊卿從孫安貧力學以累舉當奉大對不就參稽宋史及司馬稽古錄徐氏國紀李氏續通鑑長編諸書用朱子綱目義例提要備言輯成宋編年舉要備要二書起太祖建隆庚申迄寧宗嘉定甲申凡八十八卷端平初時宰言于朝下福州取其書賜廸功郎不受 補

雲濠謹案宋陳均有二一先生爲朱子私淑一字子平莆陽人以祕閣修撰致仕眞西山門人爲朱子三傳弟子見西山眞氏學案

學士趙庸齋先生汝騰

趙汝騰字茂實宗室子居福州寶慶初舉進士歷官至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嘗入奏言前後姦諛興利之臣甚切直拜翰林學士後辭歸累召至闕復以翰林學士承旨知泉州知南宗正事卒贈四官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號庸齋亦有南塘之稱與朱子門人文懿汝談之號同又案何北山有徽州太守趙庸齋詩蓋先生知婺州時嘗薦北山與王正敘也

克齋門人

主簿杜南湖先生煜

杜方山先生知仁并爲南湖學案

宣爾家學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知州趙懶庵先生汝讜別見水心學案

正肅家學

參政吳退庵先生淵

丞相吳履齋先生潛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朱學續傳

奉直方先生鎔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別見魯齋學案

司法余桃谷先生季芳別見介軒學案

御史俞默翁先生浙

俞浙字季淵新昌人也以開慶進士歷官御史初爲賈似道所排其後王爚引而入臺而論者謂王私其鄉人先生亦以三疏時事不報求去改官大理少卿不就宋亡杜門講學宗師朱子學者稱爲致曲先生雲濠案學案底本別傳云先生私淑朱子之學篤行寡言莊重介潔宋亡杜門著書學者稱爲默翁先生所著有六經審問離騷審問韓文舉隅集宋之南也浙東儒學極盛而越中獨少李莊簡公後惟新昌石子重石天民石應之黃文叔呂聲之呂沖之其眉目也姚江孫獨湖師象山孫偉夫師水心山陰胡達材兄弟亦師象山而諸葛誠之往來儕之間韓藏山父子繼起世守劉子澄之教其後上虞劉習甫學于何氏唐忠介學于牟氏而先生復出于新昌最爲有

光黃東發陳本堂皆重之補

州判熊天慵先生朋來 附子太古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咸淳進士元世祖求宋遺士而雅重進士以狀元王龍澤爲南臺御史先生與龍澤同榜聲名不相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居州里生徒受業者常百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示之學者與人談經義日益不倦用治書侍御史王構薦連爲閩海廬陵教授所至攷古篆籀文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遠近師宗之晚以福淸州判官致仕延祐設科行省爭請爲考官先生以應試者大半皆及門不赴其役江浙湖廣率卑辭致禮先生始往應其請及對大廷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元制周官

不興設科治戴記者尤鮮先生屢以爲言蓋先生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禮學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宗始親祀太廟鋭意制禮作樂學士元明善以先生薦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有經說七卷子太古字鄰初舉至順二年鄉薦官江西行省員外郎晚隱構山著書以老 從黄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黄氏補本熊先生朋來列胡熊諸儒學案俞先生琰列李俞諸儒學案謝山序錄並無其目以皆爲朱學入是卷

隱君俞石澗先生琰

俞琰字玉吾吳郡人生宋寶祐間以辭賦稱宋亡隱居著書自號林屋山人精于易世之言圖書者類以馬毛之旋龜文之坼獨先生持論謂尚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天球並列則

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其立說頗異嘗著經傳考證讀易須知六十四卦圖古占法卦爻象占分類易圖合璧連珠等書潛心三十餘年惜其書無存惟周易集說十三卷而以易圖纂要易外別傳附焉武宗至大二年門人王都中爲之刊行所居傍石澗學者稱爲石澗先生同上

周易集說自序

周易集說者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也曷爲善能明三聖人之本旨則善也夫易始作于伏羲僅有六十四卦之畫而未有辭文王作上下經乃始有辭孔子作十翼其辭乃備當知辭本于象象本于畫有畫斯有象有象斯有辭易之理盡在于畫詎可

舍六畫之象而專論辭之理哉舍畫而玩辭舍象而窮理辭雖
明理雖通非易也漢去古未遠諸儒訓解多論象數蓋亦有所
本至魏王弼以老莊之虛無倡于前晉韓康伯又和于後聖人
之本旨遂晦洎襲至唐諸儒皆宗之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
于易則取王韓而孔穎達輩以當時所尚故雖其說未盡善亦
必爲之回護由是二三百年閒皆以虛無爲高至宋濂洛諸公
彬彬輩出一埽虛無之弊聖人之本旨始明柰何世之尚占而
宗邵康節者則以義理爲虛文尚辭而宗程伊川者則以象數
爲末技而程邵之學分爲兩家羲畫周經亦爲兩途遂使學者
莫之適從逮夫紫陽朱子本義之作發程邵之未發辭必歸于
畫理不外于象聖人之本旨于是乎大明焉玖幼承父師面命

首讀朱子本義次讀程傳長與朋友講明則又有程朱二先生所未言者于心蓋不能無疑乃歷考諸家易說撫其英華萃爲一書名曰大易會要凡一百三十卷不揣固陋遂自至元甲申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至元貞丙申而後成凡四十卷因名爲周易集說云

肅齋續傳

祕書趙大蓬先生必㬋

趙必㬋字伯燁晉江人濮安懿王八世孫補承務郎悵望中原懷古賦詩慨然有祖逖之志從益王至永嘉蒲壽庚爲福建廣東安撫使發舟航海次泉州港口壽庚作亂以田眞子降元先生逃甕雞村眞子遣兵勒還草降表先生誓必死持匕首自刺

吉甫抱哭曰我愧死萬萬不能復見子矣張世傑回兵圍城壽庚盡殺宗室縛先生將斬之錄首參軍吳伯厚以計出之遂居泉之東陵參姓譜

梓材謹案吳禮部序陳監丞叔仲安雅集序云君之學得于外舅趙大進名必嘒者爲多必嘒庸齋汝騰之孫有學行君早從指授故前輩淵源尤所習聞則先生之家學可見矣宋史宗室世系自濮安懿王歷建孝良王宗藎安康郡公仲郵豫章侯士減直祕閣不㦤善稱汝騰凡七世汝騰子崇堂崇堂子必𣊉必𣊉子之鶚又案先生官至融書宋潛溪云南塘趙氏之孫二陳之外王父也故蕭山于陳衆仲爾其先世得于趙南塘云

默翁門人

隱君黃先生奇孫別見潛菴學案

石湖門人

清獻王本齋先生都中別見魯齋學案

大蓮門人　肅齋三傳

縣尹陳先生仁伯

陳仁伯莆田人官同安尹莆田之先達有二陳焉一則先生一則國子丞衆仲皆以文鳴于時實兄弟也其學出于南塘趙氏

參宋文憲集

監丞陳先生旅　別見草廬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終